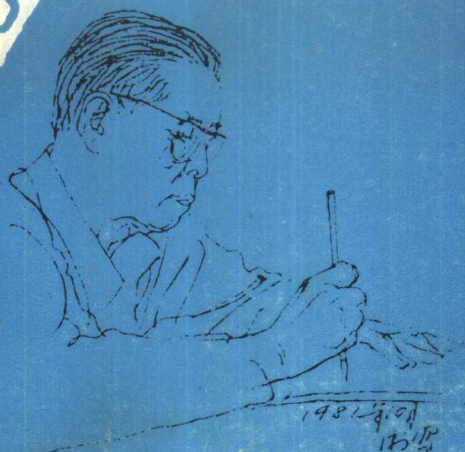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图书 馆丛书



XIAOTUSHUGUAN CONGSHU



沙子改编

曹禺戏剧故事选

37.5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沙 子 改 编

曹禺戏剧故事选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忠富

插图：戴卫



·小图书馆丛书·
(全套 120 本)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1987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R10247·413
全套定价：148.50元



戏剧珍品育蓓蕾

沙 子

浩瀚的中国文学史，群星璀璨、百花斗艳。在现代文学史的苍穹里，出现了几颗泰斗，他们是：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和赵树理。史学家们常用一个顺口溜、把这几位大家排列起来，即：“鲁郭茅，巴老曹，再加一个赵。”多少年来，作为艺术大师、他们在读者中，始终享有崇高的威望；他们的作品，是我们中国文学宝库中，值得骄傲的财富之一。

曹禺，原名万家宝，字小石，一九一〇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，祖籍湖北潜江。他从小就看过许多戏，如京剧、昆腔、河北梆子、唐山落子……各种曲艺和文明戏（即通

俗话剧)，常常使他入迷。戏剧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底里生根发芽，渐渐地培育了他当演员的志趣。一九二二年，曹禺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，这个学校的新剧（即话剧）活动十分活跃，他参加了“南开新剧团”，与同学们一起登台演出，进一步培养了他的舞台感，初步打下了编剧的基础。一九二八年，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，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；为了攻读西洋文学，二年级时又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在校期间，他认真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，尤其是剧本，使得这位青年戏剧爱好者一步一步被吸引进了戏剧艺术的大门。他终于在一九三四年，以一鸣惊人的才华，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崭露头角，给读者和观众推出了杰出的作品——《雷雨》。

曹禺写《雷雨》是一九三三年，当时，他仅仅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。一九三四年，剧本首先在巴金、靳以编辑的《文学季刊》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，后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。一九三五年，这个戏经杜宣和吴天导演，由一群爱好戏剧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首次演出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时，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看了这个戏，高度赞扬道：“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。”

《雷雨》是剧作家创作上的第一座丰碑。

曹禺在天津度过了青年时代，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。这南北两座大都市，是旧中国最黑暗、最腐朽的地方，到处可见官商、买办、流氓、妓女。作者目不忍睹、痛感社会的罪恶，从而，又以惊人的才华，将第二部巨著《日出》问之于世。

一九三六年，《日出》剧本在巴金、靳以编辑的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。戏首先由复旦大学剧社演出：导演是欧阳予倩，凤子演陈白露。次年春，戏又被一群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演出。如同一九三五年《雷雨》在东京演出一样，又一次轰动了日本剧坛。当时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看了《日出》后说：“中国人的确是天才，象《日出》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、日本很少见。”

《日出》的问世，与《雷雨》一起，象两座大山对峙，巍然耸立在人们面前，从而奠定了曹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。

在创作《日出》的第二年，曹禺又写了三幕剧《原野》。《原野》这个戏，表明剧作家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艺术探索历程。无论在思想上、还是在艺术上，剧作家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，引起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重视。历来史学家和评论家对曹

禺这个时期的创作，大都持否定态度，认为剧作家在探索过程中，走了一段弯路，认为《原野》和一九三九年创作的《蜕变》，就是这条弯路上的产物。

一九四〇年，剧作家重又回到了反映世家生活的创作道路上来了，他创作的《北京人》真可谓山回路转又一峰。在曹禺整个戏剧创作道路上，《北京人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它表明剧作家的创作，从此又踏上了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。在思想上、艺术上，《北京人》都堪与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媲美竞艳，成为曹禺解放前的三个代表作。

解放后，曹禺的创作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这时期，除了一九五四年的《明朗的天》引起文艺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外，一九六一年，剧作家与人合作，由他执笔写成的五幕历史剧《胆剑篇》以及他本人创作的五幕历史剧《王昭君》，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，都十分令人注目。剧作家通过这两个戏，进一步探索了历史剧的创作问题，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，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功，亦不容忽视。

曹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家，多少年来，他的作品一直在读者和观众中获得好评，但

是，限于文学形式以及读者对象诸方面的原因，广大少年儿童接触它的机会不多，也不大容易欣赏。为了让广大少年儿童，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、接触和了解曹禺的剧作，本书将曹禺的六部剧作——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胆剑篇》改编成故事，作者力求在通俗性、知识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诸方面下功夫，以适应广大少年儿童读者，便于大家欣赏和消化我国的文学名著。

由于从剧作改编成故事，先例不多，故书中难免存在许多缺陷，恳切希望少年儿童读者们的批评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南京

030981

目 录

雷雨	1
日出	49
原野	91
北京人	132
胆剑篇	177
王昭君	225

雷 雨

鲁四凤是周公馆的使女，健康、活泼、美丽，今年才十八岁。

这两天，四凤虽然又忙又累，身体很不舒服，但心情却很愉快。老爷大前晚从六百里外的矿上风尘仆仆地回到周公馆，据说矿上闹罢工，他回到家里还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好象挑刺似的，这也看不顺眼，那也觉得碍手碍脚。小客厅里，太太添置了几件新家具，又叫人把厅里的摆设重新布置了一下，老爷看到后大发雷霆，立即叫仆人把那几件新家具扔出家门，并把厅内的摆设按照他三十年来规定的形式重新摆设起来。小客厅的窗户不准再打开，窗台上搁一盆鲜花，让帷幔严严实实地把整个客厅遮成漆黑一团。老爷这才觉得舒服了。他经常在这里休息，下人是随便进去不得的。不过，周公馆上上

下下都知道，这几年来这间屋子里一直闹鬼，经常在夜深人静时，从里面隐隐约约传出啾啾的哭声。周家的上等仆人，四凤的父亲鲁贵，曾亲眼看到过这屋子里的鬼。因此，即使是在白天，这屋子也没人敢大胆进去。

四凤高兴的原因是，妈妈今天就要从八百里外的济南回来了。两年前，妈妈离开了家，到济南一个女子学堂去当女佣人，每月八块钱。一去就不曾回来过。为这事，父亲经常抱怨，他说：本来，娶妈妈时他就抱着莫大的委屈，一个寡妇，还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现在倒好了，跑那么远去当女佣人，一去就不复返了。不过，他在周公馆里混得不错，还给四凤在周公馆里也找了个事儿干。这样，周家的仆人和一些人都说他能干，呱呱叫，于是，他的怨气也慢慢地消了。四凤很想念母亲，听说母亲过去也曾给人当过佣人。她读过书，知书达理。四凤来到周公馆时，她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回来，坚决不准她到公馆里当佣人。对于母亲的过去，四凤不知道，母亲没有对她讲，她觉得是个谜。这几年来，四凤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般了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很有神，嘴一笑便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。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因此常无忧无

虑地笑着。可今天上午，她和父亲一起在小客厅里干事儿时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天空灰暗，郁热逼人，看来要落暴雨了。小客厅里既幽暗又气闷得慌。四凤在给太太滤药。这半年来，太太经常患病不下楼，独自一人躺在床上。有时也作诗写字解解闷。四凤滤着滚烫的药汁，鼻尖上直冒汗，她不时用手绢揩着。父亲正在一旁擦拭一些银烟具。父亲四十多岁，神气萎缩、眼皮浮肿，嘴角松弛，身体较胖，很有点大公馆上等仆人的派头。他很贪婪，是个见钱眼开的人。他经常出入赌场，拉了一屁股债。在干活中，父亲对四凤说：“回头见着你妈，别忘了把你的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。并且告诉她，你在这儿吃得好，喝得好，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，晚上一直按她说的回家睡觉。”四凤答应了，虽然心里猛跳了一下。妈妈反对她到这儿来作事，由于父亲不听妈的话，母亲就只好写信叫父亲好好看管四凤，要四凤白天到周公馆干事，晚上一定回家住。但这一年多来，她经常在公馆里留宿，很少回家。想到这里，她有点害怕。她下意识地抚摸着手上的戒指，这是大少爷送给她的。前天，他还给她买了一块衣料。她和大少爷的关系已相当火热了，老爷回来的这几天晚

上，都是他用小汽车把她送回家的。想到这里，四凤不禁脸红了起来。在父亲面前，她又羞怯又害怕。狡猾的父亲趁机说这几天手气不好，耍了两把全输了，叫她匀七八块钱给他还账。她知道她和大少爷的关系，一点一滴都逃不过父亲的眼睛，只不过是他对这种关系不感兴趣，他感兴趣的只有钱。他有钱用时，什么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不见。四凤觉得，一个作父亲的，不该用要挟和讹诈的手段来对待女儿，她有钱也不想给他。

正当父女俩僵持着的时候，鲁大海进来了。鲁大海是四凤的哥哥，也就是十八年前跟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鲁家的那个男孩子。按鲁贵的说法，是他的半个儿子。有时他也背地里骂鲁大海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。鲁大海当过兵，拉过包月车，干过机器匠，上学唸过书。两年前由于父亲在周家干事关系，到六百里外周家的煤矿上，当了个井下工。前些天，矿上工人罢工，他是带头人之一。罢工遭到了警察的镇压，警察和工人双方发生了冲突。鲁大海受矿山工会的委托，前来和公司董事长周朴园谈判。他昨天和三个代表来到这里，今天早上，他在门房里等了老半天，周朴园约好的时间早已过了，还没见周朴园的影子，他这才来找父亲，希望

他能帮忙引见。鲁贵见大海进来，就把讨钱的事搁下了。他问大海怎么不懂规矩，随随便便就跑进公馆里来？得知大海作为工人代表，是周朴园约好会谈的时，他犹豫了半天，才过书房那边去给他问去。

鲁贵走后，大海见四凤不大高兴的神情，便问了她一些近况。他劝妹妹辞掉周家的事儿回家算了。他认为周家人不是好东西，在矿上榨干了工人的血汗，在这里盖上了花园洋房。他说刚才他路过花园，看见周家大少爷躺在石凳上，脸色发白，眼睛微闭，象要死的样子，看来老天爷就要报应他们全家了。四凤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哥哥。当他说到大少爷脸无血色地躺着的时候，她不禁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。

大海走了，鲁贵说老爷送走了一个客人，接着又来了一个客人，叫他待一会儿再说。他们走后，四凤感到很疲倦，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忽然，花园里由远而近，不断传来了呼唤四凤的声音。她一听，知道是周家二少爷找她来了，于是，便慌慌张张地转到沙发后面，蹲了下来。二少爷周冲，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，左腋下挟着一块球拍，一边用毛巾揩着汗，一边快步跑进来。昨天，周冲诚摯地向

四风求婚了，这个十七岁的青年人，一直喜欢着四风，把她当成最理想最圣洁的天使。可是他遭到了四风的拒绝。他在小客厅里转了一圈，没看到四风，又转了出去。四风却惊出了一身汗来。

父亲又来到这里，听说二少爷来过，四风躲起来不露面，便责怪四风不该不理二少爷。他话头一转，说他刚才走到下房，一伙王八蛋堵在门口跟他要账，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不下脸来。四风心想，人家是王八蛋，你也一样。她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给了他，一共十二块。看着父亲为难的神态，她说，这点钱给他零花，至于欠人家的债，叫债主们晚上到家去，她一同还掉。四风心想，现在给多少钱给父亲，他都会说不够还债。

父亲欢天喜地地拿着四风的十二块孝敬钱腾云驾雾般飞走了。四风再也坐不住了，昨晚和大少爷在一起时，他说明天要到矿上去。刚才哥哥在花园里见他躺在石凳上，心事重重。四风害怕他这一去就不再回来，那他们俩的事该怎么办呢？她心急火燎地来到了花园里，在假山后，水池前转了好几圈，却找不到大少爷的影子。她在一条石凳旁，看见地上不知谁丢落的一本书，她不识字，但她拾起来翻了翻。她想，大少爷刚才也许就在这儿躺过。这书

兴许是他丢下的！她有点头晕，这两个月来，只要稍微有点累，就晕晕乎乎的。一闻到油腻味就想吐，她每次要呕吐时，总是悄悄地一个人躲到厨房里去，关上门，不敢让人知道。她在石凳上坐下来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忽然，有人从背后转到她前面来，她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父亲。他象个“包打听”一样，不知偷偷摸摸盯梢过她多少次了，难怪她和大少爷的许多事，他能象背书一样地说出来。

父亲看右左无人，便告诉她，刚才太太找他去了。待会儿她母亲回来时，太太叫他从火车站把她接到公馆里来。看样子，太太要把四凤在周家的事情告诉她母亲了，并且有立即把她赶出周家的意思。四凤还没听完，就猜到事情的结果将如何了。她惧悔交集，潸然泪下。她哀求父亲，她在周家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母亲。她越想越害怕，越哭越伤心。她不明白，太太为什么这样恨她。大少爷又不是她的亲儿子，太太肯定知道她和大少爷的事才这样做的。鲁贵坐下来，把四凤不明白的事情对她说明白。两年前，四凤还没有到周家来做事，老爷在矿上，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大公馆，就太太、二少爷、大少爷住，那时，小客厅里就闹鬼了。二少爷是小孩，胆小，叫鲁贵在他门口睡。一天半夜里，

二少爷忽然把他叫醒，说小客厅又闹鬼了，硬叫他去看看。鲁贵直发毛，但刚来乍到，又不能不听使唤，于是他喝了两口烧酒壮胆，穿过荷花池，偷偷地钻到小客厅门外的走廊旁边。到了门口，他听到里面有个女鬼在哭，哭得很伤心！他心里越怕又越想看，于是就硬着头皮从窗缝里向里看：在一张方桌上，点着一支忽明忽闪的蜡烛，两个穿黑衣裳的鬼，并排坐着，一男一女，女鬼靠在男鬼身上哭，男鬼直叹气。鲁贵乘着酒劲，朝窗户缝轻轻咳了一声，两个鬼唳一下子分开了，都朝他这边望，他终于清清楚楚地看准了他们，一个是二少爷，一个就是二少爷的继母紫漪太太。鲁贵告诉女儿，太太只比二少爷大六七岁，跟着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，可以当父亲的老头结婚，老爷又独断专横，刚愎自用，常住在矿上，太太就扑进二少爷的怀抱去了。四凤听罢明白了一切，她虽然不相信也不愿意这一切是真的，但她母亲就要到这里来，太太要是把四凤和二少爷的事向母亲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她不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鲁贵见女儿哭得伤心，便劝慰她说：“刚才太太说要接你妈到公馆里来，我就猜着了她那心思的一半，我顺便把那天半夜闹鬼的事提了两句。她是个机灵人，不会不懂的。她要是跟